

何以解憂 唯有暴富

我有一個朋友，叫秦楠，終日鬱鬱不樂，每次見面話都很少，坐在那裡也不說什麼，面無表情，只是聽著我們聊天，或者低頭玩玩手機。按理說，這樣的人是會沒朋友的，不過好在他看似冰冷的外表下有著一副古道熱腸，對於朋友，只有能幫得上的他都會盡力的去說明。一個人的性格不論怎麼樣‘奇葩’，但交心的朋友是不會在意這些的。對於他內心的憂愁，我有問過，但是他始終以沉默來回應我，所以我也只能無奈的歎了口氣，不再過問。

有天秦楠過來我這裡泡茶，沉默過一會之後，他突然開口說道：“我要辭職了，這個工作不是我喜歡的，雖然薪資也不算低，但我想了很久，我決定全身心投入繪畫。”

我一邊詫異他突然會和我談起關於他自己的事，一邊支持他：“很好呀，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，其實每個人都一樣的，都有自己的夢想，只是迫於生活、家庭、現實等種種原因不得已做自己不喜歡的事，但我們要學會調整心態呀，凡事順不順，都要開心的過下去，不是嗎？”

“是沒錯，但是我一直痛恨自己懦弱，不敢放開手去做自己喜歡的事，我現在想通了，與其這樣終日憂愁的過著，不如大膽的去，不然我會瘋掉。”說完他又歎了口氣。

“你想做就去做吧，如果有什麼困難儘管開口，我們幾個都會幫你的。”我想我除了支持和支持似乎也沒辦法為他做什麼，我看的出來，他做這個決定幾乎花光了自己的勇氣，頗有那種把自己置之死地而後生的那種感覺。

之後要不是電話還能打的通，微信也偶爾會‘嗯、哦、沒事’應付式的回兩下，我都還以為失蹤了，連他母親都打好幾次電話過來問我“我家秦楠最近怎麼了，快一年沒回家，有時候聯繫也不回，是不是出了什麼事啊。”對於秦楠沒把自己的事情告訴家人，大概是可能會受到什麼阻撓吧，從而影響他自己好不容易下定的決心又被擊垮，所以我也選擇幫他隱瞞，回應道：“沒事的阿姨，秦楠很好，就是最近公司在選拔主管，他想要拼點，多提升業績，好升職，所以沒什麼時間，您放心吧阿姨。”然後又是一系列‘是不是瘦了，要讓他多注意身體’啊等等之類的關心話，我也就只能懷著愧疚的心欺騙他母親。因為說實話，我也很久沒見過他了，我也不知道他現在是圓是扁、是胖是瘦。

後來在網上看到在我們市要舉行一個畫展，而且就在我附近的展覽館，令我沒意外又驚喜的是，我竟在上面看到展覽的畫家裡有秦楠的照片。心想看來這小子終於有所成了，現在應該不會整天再是那幅仿佛人人欠他一百萬的表情了吧。

然後我本想打電話給他，沒想到竟然沒人接，微信也沒有回復，當時心裡有點失望。

過了兩天，秦楠突然打電話給我，說要請我們幾個一起吃飯。我們幾個應邀過去後，期間我們問起，他一幅畫能賣多少錢，看著他臉上我從來沒有見過的一臉歡喜又帶點自豪的表情回道：“現在最高的一幅山水畫賣一百萬！”

在驚歎之餘，看著滿面春風的秦楠，我不禁感歎，‘何以解憂，唯有暴富’。

我弟給我打電話，他說想跟女朋友分手。
我問他為啥要分手？他說，女朋友太作了，他快受不了了。

前兩天，他陪女朋友去買泳衣，她挑了兩件，一件是比較性感的比基尼，一件是比較保守的連體裙。她問我弟哪件好看？我弟說兩件都不錯，不同風格不同的美。

後來，她非要我弟幫她選一件。於是，我弟給她選了那件比基尼，於是她就生氣了，一句話也不說，甩臉就走。

我弟莫名其妙，一臉蒙，蒙了足足有一分鐘。

我弟問我，這算不算作？

我說：“算，也不算。站在她的角度不算，站在你的角度可能就算。”

我弟很不解：“女孩子為什麼談戀愛之前都好好的，溫柔可愛，通情達理，可一談戀愛就開始作。我都懷疑她到底愛不愛我？如果愛我，怎麼忍心這麼折騰我？”

我說：“當然愛你啊，如果不愛就不會作啊？”

我弟：“難道就不能好好談個戀愛麼？談個不作的戀愛。姐，你談戀愛的時候作麼？女孩子為什麼那麼喜歡作？我特別不懂，覺得特別累，累得都有點不想談了。”

這問題，問得我好心酸啊！

我：“弟，我也作，我都把男朋友作沒了……”

我弟：“……那你為什麼要作？你事後反省過麼？有什麼話難道就不能好好說麼？為什麼要作？既然相互喜歡，為什麼要相互折磨？”

我：“我也不知道，我要是知道，我就不作了，那你早就有姐夫了。”

兩年前，我也是有男朋友的人，而且，剛開始的時候我們特別好。

那時候我在上海，他在北京，我們每天都聯繫。聊qq、發微信、打電話，每天晚上都要視頻。

我們聊過去，聊現在，聊未來。

從來沒覺得和一個人能有那麼多話聊，週末甚至能聊到天亮。

我以為我們會一直這麼好下去。可是，很不幸，沒好多久，我就開始作了。

一天一小作，三天一大作，小作太多了，就不一一說了，說幾個大作吧。

記得，第一次作，那是一個下雨天。

不知道你們是不是也一樣，下雨天特別容易多愁善感。

那天，我沒帶傘，衣服都淋濕了，所以就冷啊。走在街上，看到別人都有傘，就我沒有；身邊經過的女孩都有男朋友為她們撐傘，唯獨我，沒有。

瞬間，我就悲傷了起來，眼淚止不住地流。我還就不跑，我就慢慢走，淋死算了。那時候，我特別想他。我想，如果他在我身邊，他也一定會為我撐傘，一定會把外套脫給我穿。

可是，他不在我身邊啊。我越想，越發覺得自己特別可憐。

回到家，他給我打電話，我沒接，因為我還在哭。他接著發來視頻通話，我還是沒接。

我洗了把臉，讓自己平靜了一會，給他回過去。

太陽今個真的從西邊出來了

最新版本：一個老和尚帶著幾個小和尚去山后河裡游泳，清澈透底的河水裡有幾條逆水而上的小魚，其中有一個小和尚問老和尚：“師傅，您看剛才遊過去的那幾條小魚不精了，不順水游，逆水遊開求了，費點子瞎求勁，出力不討好！”

老和尚說：“它們和你們一樣，正在努力拼搏享受奮鬥的樂趣，徒兒們，你們看那片順水而下的黃葉了嗎？只有枯萎的東西才會隨波逐流。少年當壯凌雲志，欲與天工試臂高！即為高，師傅我要深深地祝福每一個

學徒武功進取、前程似錦！做為一個好男兒，不要被眼前的困難所嚇倒，挺過每個低谷，就會走向另一個高度，不經風雨哪能見彩虹。你們的苦不會白吃，吃的苦越多將來你們的財源才能廣進。”

小和尚說：“我說師傅游泳總喜歡順水而下，原來您就如同那片黃葉了。”

師傅捋著鬍子笑後對徒弟們說：“今天誰要想當那片枯萎的黃樹葉子，你們就順水而下。”沒等師傅把話說完，小和尚們一個

個光著旋奮不顧身跳進河裡，朝著下游遊去。回到寺院師傅問徒弟：“你們今天似乎都有些反常，放著前程似錦不做，都願意做那片黃樹葉子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”

小和尚們七嘴八舌說：“逆流而遊那是條魚，順水而游是師傅，我們長大以後要像師傅一樣也帶一大幫徒弟，到那時候，俺想挨誰就挨誰！”把話說完等著挨揍的小和尚們，感到邪門了，師傅一直沒動手，太陽今個真的從西邊出來了。

店鋪裡的怪招

阿龍家境貧寒，好不容易大學畢業，找到了一份好的工作。他每花一分錢都要精打細算，從不亂花，與他共過事的人，都說他是一個吝嗇鬼。

雖說是吝嗇鬼，有什麼不好的，但只要能攢的到錢，就是最好的心願。後來，他在都市里買了一套房，還相中了一位川籍姑娘——阿蔡，小他很多，是一個賢淑、溫婉的女人。結婚的那年，阿龍都三十八歲了。

雖然他愛阿蔡，但花錢的時候還是摳門，就喜歡帶她光臨那些地攤貨，和處理貨攤位，要不是就到那些商場搞促銷活動的買一送一、或者是買一送二的店鋪裡淘貨。

這天是情人節的晚上，阿龍帶老婆出去逛逛街，要買件禮物送給她，就來到了口岸地下購物廣場。這裡是人流如水，熙熙攘攘。看到了各個商家都使出了招數，打出了各式各樣的招牌：情人節期間大優惠，6.5折起；有的是掛著大橫幅，情人節買一送一，貨真價實；有的是滿店插著牌子，情人節買滿500元抽大獎，得三星手機，品質保證，實行三包。

他們手挽著手，蹦蹦跳跳，進進那店，看的是眼花繚亂。

這時，到了一家大的麗人女裝店，兩位靚女各把一邊，手裡舉著紙牌叫個不停：“情人節大優惠，買一套送兩……套，各位先生、女士，行過路過，機會切勿錯

過！”

這時的阿龍產生了興趣，說：“老婆，進去看看，喜歡就買一套。她們在喊買一套送兩套呢！”

“先生，小姐，歡迎光臨！”導購員熱情地招呼說。

阿龍看來看去，這個店的服飾不僅在布料上、還是在車工上都是不錯，款式也特別潮流時尚，她看中了一套天藍色的全羊毛冬裙，是愛不釋手啊！

“服務員，這套裙子多少錢？”阿龍指著裙子問道。

導購員拿著計算器“啪啪啪”的幾下，8.8折後，收您1431元，這是最優惠的了，怎麼樣？我們還送您兩……套。”

阿龍擠了擠眉毛，抬起手向阿蔡比劃了一下，阿蔡微笑的點了個頭。

阿蔡拿了一套L號的去了試衣間，穿在身上，對著鏡子，左扭扭，右扭扭，看了又看，又把阿龍喊到了試衣間的門口，說：“阿龍，怎麼樣？漂亮嗎？”

阿龍看著阿蔡，一臉的微笑，很小的聲音說：“你伸伸胳膊，彎彎腰，站起來：兩腳跟靠攏並齊，兩腳向外分開60度；兩腿挺直，小腹微收，自然挺胸；上體正直，微向前傾，兩肩要平，稍向後張；兩臂下垂自然伸直，手指併攏自然微屈，頭指尖貼於食指第二節，中指貼於褲縫；頸要正，頸要直，口要閉，下頷微收，兩眼

我是如何把男朋友作沒的



他問我：“你怎麼不接電話啊，視頻也不接，你在幹嗎呢？”其實，他就是特別正常的語氣，坦白講還很溫柔。可我怎麼聽都像是在質問，頓時覺得特別委屈，瞬間，淚崩。

然後，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就掛了電話，還關機。第二天早上開機，他發了很多微信打了很多電話，他當時應該很擔心我吧。

可我，什麼都不說，一不高興，說作就作，都不告訴他為什麼。

第二次作，我在他的朋友圈看到他發了一張貓咪的照片。

我記得他說過，他和前女友養過一隻貓咪，分手後貓咪在她那裡。我也沒問此貓咪是不是彼貓咪，就斷定這只貓咪就是他前女友的貓咪。

我就開始生悶氣：“什麼意思啊？這是要和好麼？還是要給她什麼暗示麼？”

於是，他給我打電話，不接；給我發微信，不回；qq上抖我，我無視！

那幾天，他每天都發微信問我：“你怎麼啦？很忙麼？還是心情不好？你咋不理我？”

我還是不理他。我心想：“你還問我，你不知道我為什麼生氣麼？你不知道你錯哪兒了麼？你要是不把貓咪的照片刪了，我就一直不理你。”

天啊！我現在想起來，真是不作不死不會死啊！我又沒說，他怎麼知道我在生貓咪的氣啊？於是，那幾天，我天天去翻他的朋友圈。一看，貓咪還在，不理他；再看，貓咪還在，繼續不理他。

就這樣，作了差不多一個月，因為那張貓咪的照片。現在想想，為了一隻貓咪，把男朋友都作沒了，真是不值啊。

如果，我當初直接問他：那是誰家的貓咪啊？他說：朋友家的啊，可愛吧？

我：是啊，太萌了！

如果，當初我們的對話是這樣的。或許，結果會不一樣吧。

第三次作，是我生日。

其實，在我生日前一周，他就跟我說：“下周你生日，我到時候去上海陪你過生日。”

我當時特別高興，可不知道為什麼，又莫名其妙地開始作了。

我說：“你別來了，太折騰了，生日嘛，年年都有，以後等我回去有的是機會過。”（其實，我心裡真不是這麼想的，心裡想的是，你來陪我，我好想你。）

他說：“你真的不想我過去麼？”

我說：“真的，你不用來了，太折騰了。”（明明想他來，可嘴上說不用來。與此同時，還在幻想著：他才不會聽我的呢，等我生日那天，他搞不好會突然出現在我眼前，給我一個大大的驚喜。）

終於，我生日那天到了。

一大早，我就收到了他給我訂的鮮花，盒子特別精美。我是不是應該特別開心，特感動？

可，我沒有，我又開始作了。

因為，我幻想著，他會來上海，會給我一個驚喜。（哦，天啊！那是我的幻想好麼？又不是我們的約定，我為嘛要生氣？作啊！簡直太作了！）

他給我打電話：“親愛的，收到花了麼？喜歡麼？”

我沒好氣地說：“你怎麼這麼俗啊，還玫瑰花，難看死了，不喜歡。”

他依然沒生氣：“我就俗，愛咋咋地吧？你喜歡麼？”

我說：“不喜歡，不跟你聊了，我要上班了。”

就這樣，我把電話掛了。同事都一臉羨慕，可我，卻一點也不開心。我為什麼不開心呢？因為我怪他沒有飛來上海陪我，可明明是我自己叫他不用來的啊？

唉，解釋不了，只有一個字：作！

第四次作，是在商量我什麼時候回北京。這可是大事啊，是我們期盼已久的大事啊。我明明恨不得馬上就回，嘴上卻說：“我不想回

去，這事以後再說吧。”（為什麼呢？因為我要作啊，我想知道他有多想我回去？會不會天天求我回去。他如果不表現得特別想我回去，我就特別想作。）

他說：“我真的希望你回來，不過這事我尊重你，最後還是聽你的，你回不回來，什麼時候回來，都聽你的，那好麼？”

這明明是很體貼的男朋友對不對？可我，聽他這麼說，就生氣了，分分鐘又要作了！

我心想：“你什麼意思啊？我說不回去你就同意了啊？你到底想不想我回去？難道你就不能任性地說：什麼破工作？不要了，辭了，你快點回來，我想你，我想天天和你在一起。”

其實，就算他真的這麼說了，那也只是說說。可我就是希望他可以這麼說。而他沒有，而我，又一再的口是心非，在作的道路上越走越遠。

後來，我就在上海一直不回來，他也沒再提了。

現在想來，他是不是其實也很難過啊，他可能在想：“難道你不愛我麼？你不想早點回來麼？你不想和我天天在一起麼？”

可我，在作的時候，從來沒有站在他的角度考慮問題。一直作，一直作，作到最後，終於把他作沒了。

如果，他能看到這篇文章。好想對他說：對不起親愛的，我以前那麼作，讓你受苦了。

以前，總聽別人說：結婚，最好不要和最愛的人結。當時，特別不能理解。現在，似乎有些懂了。

太愛一個人，我們就會變得多疑、猜忌、敏感；變態的惱怒、莫名的不安和焦慮，還有不著邊際的自我幻想。所以，如果太愛一個人，日子真的沒法過。

回想起來，在一起的時候，我幾乎每時無每刻都在竭盡所能地作。每一件事情都要鑽牛角尖，每天都在等著他逮他言語的漏洞，逼得他左右都不對，怎麼做都是錯。

希望他把每一句話都說得像我想的那樣；希望他把每一件事都做得像我想要的那樣。

一旦不如意，立馬生氣，立馬開作，作到兩個人筋疲力盡失去信心。

我們對別人明明都很好很溫柔，可對男朋友，就很作。

為什麼？

因為，我們知道，別人又不是我們的男朋友，在別人面前不能作啊。所以，只能跟男朋友作啊。

直到有一天，把男朋友作沒了，也就平靜了。

後來，他跟我說：“你太作了，我受不了，我現在和她在一起，特別平靜，我喜歡這種狀態。”

只是，如果很愛一個人，又如何能平靜呢？愛一個人，就會想太多；想太多，就會作；而且，簡直就是，越愛越作。

我們都知道，這是病，但沒法治。

愛來的時候，就會自動發作；愛走了，也就自動好了。只是，最愛的那個人，已經走了。

我們總是這樣，把最愛的人作沒了，然後和一個不愛的人在一起，然後也就不作了。

或許，這就是生活。